

序章

第一卷 先声

第二卷 信念

第三卷 大义

第四卷 气概

第五卷 长歌

战士们穿上了统一的军装

「裴大姐」带领被服厂日夜赶制

本报记者 田勇 文并摄



东北抗日联军使用过的熨斗。

一台缝纫机

位于黑龙江丹清河实验林场场部旁的东北抗联第三、六军红色教育中心，珍藏着一件特殊的文物——一台锈迹斑斑的缝纫机。金属机身，部分零件锈蚀，黑漆大片脱落。讲解员王琳介绍，这台缝纫机发现于四块石抗联遗址，当年曾被高悬于大树上。抗联老战士李敏一眼认出，这正是抗联第六军被服厂使用过的缝纫机。据《黑龙江抗日斗争人物录》记载，它于1935年由汤原游击队缴获。

缝纫机旁陈列着一位女战士的画像，她就是裴成春，原名裴敬昌，1902年生于贫苦农家，1930年参加革命。据王琳介绍：“四块石山势险峻，曾是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机关驻地。裴成春作为汤原县委重要成员，在组织遭破坏后加入汤原游击队，后长期在被服厂工作。”

“抗联长期孤悬敌后，早期战士们穿着五花八门，统一军装极为困难，”原朝阳市史志办公室副主任雷凤祥说，“但抗联第三军和第六军曾有过短暂的统一军装时期，这与裴成春和她的被服厂密不可分。”

帽儿山建厂

由林场场部出发，前往四块石抗联遗址，是一条双向两车道的山路。“这是桦树，树汁能入药；这是红松，那松子可香了……”向导肖琪皮肤黝黑，为人热情，说起两侧的草木如数家珍。

大约过了两顿饭的时间，肖琪把车停到木栈道旁，指着前面的山洞说：“这是北满省委临时会议室，栈道往上有月亮门、抗联井和被服厂，在四块石的西南方向就是帽儿山东北抗联密营遗址。”

肖琪口中的帽儿山，便是当年裴成春领导的被服厂所在地。

据战士李在德回忆，为提升军威和增强凝聚力，东北抗联第六军在1935年开始制作统一军装。

依兰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工作人员方子文告诉记者，为躲避日军破坏，被服厂必须设在人迹罕至的深山。裴成春带领战士顶风冒雪在帽儿山上重建被服厂（此前汤旺河密营被服厂已遭破坏）。

建厂初期，仅有裴成春、李在德、李桂兰、李敏、一位牛姓山东姑娘五名女战士，以及李师傅、张世臣两名男战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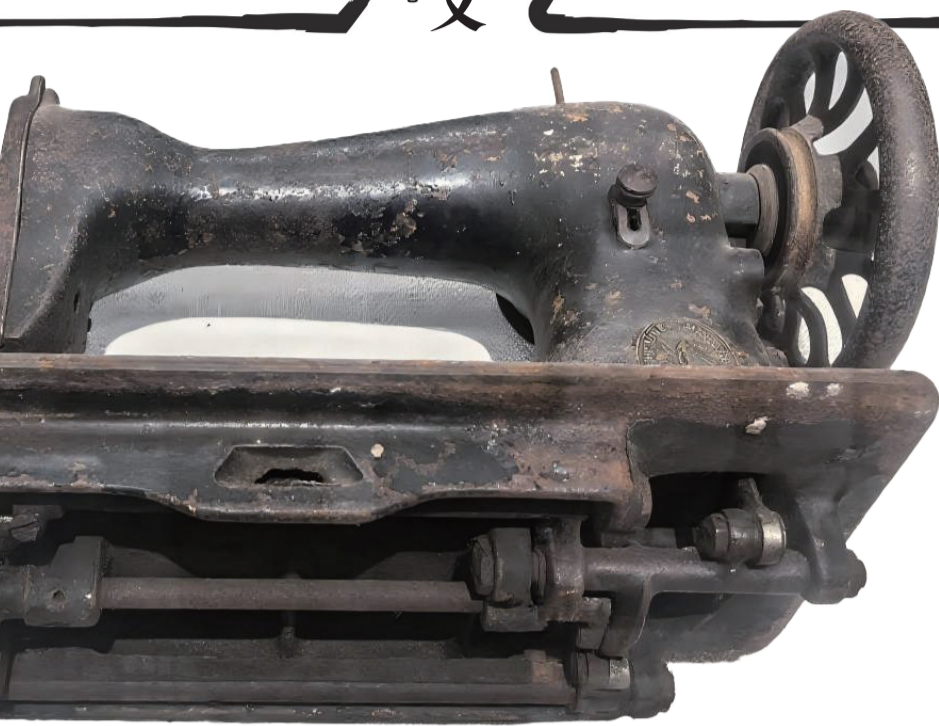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天气转暖，战士们还穿着棉衣，蹬水行军时棉絮沾水沉重，裴成春急在心里，带领大家白手起家：没有瓦，用树皮盖屋顶；没有床，劈树木当床板……李敏曾回忆：“开工了，裴厂长和李在德两人带领大家先伐木。她们两个人合手，一拉锯放树，动作十分协调和熟练，你一下我一下，拉来拉去，很快能放倒一棵大树……我心里佩服她们，多能干的女同志啊，这活儿好像是男人干的，她们也太了不起了……”

克服重重困难，被服厂终于在帽儿山落成。

土法染布

厂房刚建好，难题接踵而至——宝贵的缝纫机跳线杆断了！在日军严密封锁下，零件无处可寻。方子文讲述：“裴成春和曾是铁匠的战士反复琢磨，最终用弹头将断杆压接上去，把难题给解决了。”

布料来源更是一大难题。1937年5月18日，部队奇袭汤原县城，缴获一批白布。留守团团长耿殿君下令：将白布染黄，突击赶制夏装！“用什么染呢？”李敏当



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被服厂使用过的缝纫机。



遗址路牌。



李敏之子陈晓峰向记者展示抗联军帽。

时充满疑惑。裴成春指着黄菠萝树说：“用树皮煮染，这是老百姓的土法子。”

李敏的孙女陈晨多次听奶奶回忆染布过程：战士们架起大黑锅，等到把树皮煮出颜色之后，再把河水浸泡过的白布放进去，持续加热让白布吃透颜色后捞出来，拿到河水中冲掉浮色，最后挂到背阴的树枝上晾干。很快，被服厂营地成了“大染坊”，房檐上、树枝上、石头上都挂着黄布。

夜间赶工，照明又成了问题。裴成春依然有她的土法子：剥下桦树皮，嵌入易燃的松树明子，制成简易的“松油灯”。虽然次日清晨大家常被油烟熏成“黑脸包公”，相视大笑，但工作得以继续。陈晨说：“奶奶常说，密营生活艰苦繁重，却充满乐观精神。大家知道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。”

英雄大姐

有了布料，军装的样式也凝聚着裴成春的心血。

抗联老战士李桂兰之女刘颖介绍：“裴厂长精心设计，并采纳了冯仲云的建议。”最终定型的军装，上衣类似中山装，衣兜带明线竖褶，下装为马裤。帽子最具特色：锥形，由六片瓦组成，顶高3厘米带红疙瘩，帽徽是布制红五星。刘颖解释：“六片瓦设计实用，帽遮防晒，后三片双层布可翻下保暖。”后来李兆麟将军在西征路上强调：“我们的抗联帽代表共产党领导的队伍，是红军的标志！”抗联将领王明

贵回忆录中也证实：“大约从1935年开始制作统一军装……这种样式的军装，我记得一直穿到1938年左右。”

不久后，部队在汤原又缴获一批青色棉布。于是，这年的军装虽颜色有青有黄，战士们穿上却精神焕发。刘颖说：“被服厂最多时有30多人，日夜赶制军帽、军装、棉被……抗联第三军指战员也穿过此款军服，第三、六军因此有过短暂的统一着装史。”

经栈道、过山洞、爬悬崖……沿着曲折的山路，来到深处的山洞，矮处只能弯腰。肖琪指着山洞说：“这个山洞，曾经是抗联第六军被服厂，后来因为伤员增多而改建为抗联医院。”

那是1937年的夏天，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后，裴成春带领被服厂迁至四块石。同年底，日军发动残酷的冬季“讨伐”。因前线送来20多名伤员，被服厂面临受命，改建为战地医院。因为医药奇缺，裴成春又带领大家上山采集冬青等中草药救治伤员。她以无私的奉献和坚韧的意志，赢得了所有战士的敬重，“裴大姐”的称呼传遍军营。

1938年11月23日，裴成春在随部队转移途中，因叛徒出卖遭遇敌军。为掩护战友突围，她壮烈牺牲。民族歌剧《星星之火》中，裴大姐牺牲前高喊：“你们快走，我在后面掩护！”“祖国万岁”。裴大姐的艺术形象，正是以裴成春为原型。刘颖动情地说：“这就是我们的裴大姐，一位生前甚至没留下一张照片的抗联女战士，一位永远活在将士们心中的英雄大姐。”



见证

牢记半世纪

本报记者 孙明慧

“现在有人想听抗联故事我就讲！88岁我也能上山！给东西？不要！给钱？那更不行。收了对不住先烈！”吉林磐石，88岁的孙世东坐在自家床沿上，手里摩挲着褪色的蓝布帽，眼神依然清亮。

这位看似平常的老人，胸中藏着一份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红色地图——1970年他陪同抗联干部标注的遗址坐标，最终指引考古队挖出了沉睡山中的历史见证。

特殊任务

“就是那块大石头！”孙世东边讲边站起身，双手比画着一块巨石的轮廓。1970年，磐石县委交给孙世东一项特殊任务——陪同从辽宁朝阳坐火车辗转而来的抗联老干部孙继来重访红石砬子。抗战时期，孙继来曾任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，对磐石的抗联遗址遗迹很了解。

“那时候孙继来四五十岁，我三十出头。”孙世东记得，孙继来在山里指着一块巨大的岩石告诉他，这就是红军医院，“孙继来说，伤员就在岩石上包扎，衣服扯下来当绷带。”孙继来在密林中陆续指认了20多处遗址。孙世东说：“孙继来在红石砬子战斗了近两年，他对这里的每块石头、每棵树、每条沟记得都非常清楚。被服厂、报社、指挥所……他全说清了。”

2015年，磐石重启遗址普查，已经78岁的孙世东成为关键向导。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馆馆长李秋虹回忆，当时她还存有疑虑：“我问孙大爷‘能记住不’，他也犹豫了一下说‘差不多’。”

李秋虹坦言，“山上环境很复杂，距离上次指认又过去了几十年，谁也不敢保证还能找到。但是，实在找不着别的知情人了，他是最权威的。”孙世东凭着记忆复刻了1970年的路线，调查人员按照他指认的位置刻下标记。这些标记，为后来的大规模考古提供了关键坐标。

精准指认

2021年，国家文物局批准红石砬子遗址五年考古计划（2021—2025年），这是国内国保单位对抗联遗址的首次发掘。李秋虹回忆：“2021年考古发掘的时候，在孙大爷指认的红军医院位置出土了镊子，其他地点也发现了大批的枪支残件和子弹。看到这些珍贵文物的出土，我眼泪都流出来了。”

李秋虹第一时间给孙世东打电话：“我说，老爷子，不光我们感谢您，整个磐石人民都感谢您。”说起当时的情景，孙世东也难掩激动：“听说我指认的地点挖出枪来了，手枪、大枪、扎枪都有。我是无限激动。这说明孙继来没白带我上山，我真给记住了……抗日战争时期，多少同志牺牲在山上啊，咱后代记住他们的历史是应该的！”

如今，快90岁高龄的孙世东依然在做红石砬子的“活地图”，经常作为向导带着参观者钻密林、看遗址。他老伴儿笑说：“他呀，一提上山讲抗联，有病也说没病。就是有这精神头！”孙世东说：“当年孙继来自己掏钱坐火车到磐石来指认遗址，革命热情那么高，我觉得很钦佩，心想自己也要继承这传统。现在我还讲，就要继续讲下去，得让年轻一代记住这段历史呀！”

采访结束时，下起小雨，孙世东执意送记者到小区门口。记者再三催促他回屋，老人却攥紧了记者的手：“你们写好这段历史，下次来，我带你们上山！”



记者采访孙世东（左）。本报记者 卢立业 摄

责任编辑 许维萍 视觉设计 隋文锋 校核 冯赤 马松波



扫码看视频

本报记者 孙明慧 摄制



在场

裴成春，这位将士口中的大姐，就是这条后勤保障线上的杰出代表。自力更生、因地制宜，让一套套崭新的军服源源不断地被送往抗日战场。缝制军帽、裁制军装、赶制棉被……在后勤保障这条生命线上，东北抗联清晰可见。

顺着山势，走进层峦叠嶂的大山深处，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被服厂遗址清晰可见。哈尔滨，依兰县北境，四块石。